

驚筵辨題辭

雄哉辨乎。真可驚四筵也。辨佛教。作人接引。辨醫藥。作人藥王。辨功罪。而素王懼深。辨節。搽而介臣石。勵誰復掉三寸。而困之圍。請虞侯視之。舌尚在否。雄哉辨乎。予挾其。

舌○端○衝○人○上○座○縱○橫○眦○昵○旁○若○無○
人○想○有○屈○時○虞○侯○自○當○爲○我○解○圍○

閔景賢識



快書卷八

練江閔景賢士行纂
西湖何偉然仙臞訂

驚筵辨

張虞侯元本

佛教

佛氏之教。顯主慈悲。卽毒若蝎。狠若狼。殘若盜。盡惻然矜心也。至於父子君臣。夫婦兄弟之間。又當何如者。而獨視若讐敵然。一切生歿利害。

掉臂不憚一顧此其心又忍而就其所自爲教
不大悖戾哉佛入中夏昉自漢明帝遣使十有
八人直抵天竺收經四十二章緘受沙門作萬
代殊端之備當時最先供奉者莫如楚王英最
先誅滅者亦莫如楚王英夫學慈悲而忍大逆
是教不足以鎔也敬佛教而罹極條是福不足
以種也佛何利於人哉人何藉於佛哉柰之何
明者鏡機盲者蹈轍若石勒之信禮佛圖澄符

堅之信禮胡道安姚興之信禮鳩摩羅什拓跋
大武之信禮寇謙之唐武宗之信禮趙歸真彼
其意非有所利而欣之乎而厥國之延俶厥躬
之修短佛弗知也又不曉曉甚著白哉振頽闡
詮全在吾輩名教中有惻隱不卽佛氏所主慈
悲哉究竟作用孰榮孰枯孰鴻孰細何不舉吾
乍見孺子入井怵惕不忍之心擴而充之無論
無爲而爲醇乎儒也卽有意爲善則全牛可以

保四海度蟻可以臻三公何樂弗爲而必離而
骨肉隳而倫敘而甘心無父無子無君無臣無
夫無婦無兄弟爲木石稿人哉愚夫愚婦吾無
責也世有腴皇王之謨酬孔孟之籍旣已致身
青雲之上天下想見之以爲人若麟鳳言若著
龜矣吾末聆樹渥德於當年創奇勲於異代當
宁而職未補袞棲里而草不行風迺崇尚釋迦
接引浮屠蠱於其人則諄諄呼之爲師沉於其

人則喃喃佩之爲訓以譚禪爲清虛以茹齋爲
因果遂使遊緇浪羽充滿街衢真贗輻輳奸醜
蝟興今日出粟米助蠲蔬飯明日損金帛助飭
殿堂且曰修此可免蓮花中金鎗可免輪回中
野狐也此其意誠欲齡齊天壤埴堦山河哉曷
不睹蕭衍三舍身而三日呵呵趙佶自稱道君
皇帝而囚歿虜庭祇足供曉人之一笑爾嗟乎
無論佛不足信也卽足信吾聞舍利子自有本

來面目何用此。環誑不根之僧輩哉。豈謂此輩果能成佛者哉。豈惟不能成佛亦豈真能知佛者哉。知佛者必不出出者必其不知佛者也。總之假佛說佛誣人。餌人傾齒頰以作簧鼓。饒辯給以代乞丐。拔其能之尤者亦不過竊蘭臺石室之一苴以餽其口。於四方名演法門實穿利孔耳。聽菩提心包。睚眦卽訊。彼北鴈門外五峯頭。清涼境是何境界。不啻夏虫之疑冬水也。而

顧朝夕洽比之。欲梯而求佛。佛若有知。寧不甚愧之哉。矧佛西方寂苦之人。何愛乎金屋色相爲也。其教惟取清淨無爲。又何事此輩紛紛。控惚於其側也。譸諱信佛舛矣。又信其托名於佛者舛之舛也。夫陳良楚儒之雄耳。陳相學其道者十年而倍之。孟子大擯黜而蠻夷其人。以爲是周公所膺也。焉有齟齬而事仲尼。弱冠而拜宮牆。竊其剝啄。殘津以紆紫綠黃。而終則叛去。

敢爲異言異服。恬不知怪。若而人者。何足以膏孔子之斧鉞也。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或者以其赤幟而詰竅之。然則知我者其惟此辨乎。罪我者其惟此辨乎。

醫西藥

張子少多病。好蓄岐黃書。蚤夜搜剔。味其辨難。畚問之旨。知病有陰有陽。有標有本。草木之性。有寒有溫。有升有降。迺了了大悟。曰。人身一天

地哉。天地委和。病無由作。三焦之所以相承。六腑之所以相貫。五行之所以相生而相克。百體九竅一息不運。斯爲不仁。天地之氣。內滯而浸。病從生焉。病無常形。醫無常方。藥無常品。順逆進退。存乎其時。神聖工巧。存乎其人。君臣佐使。存乎其用。是故熱者涼之。常也。有時乎薑桂。可以愈熱。滿者疏之。常也。有時乎芫木。可以愈滿。泄者實之。常也。有時乎芑朴。可以愈泄。國老人

參善物也。不善用之則殺人。將軍天雄厲器也。能善用之則奪命。此盧扁華陀能斡旋天地之偏而嘯其枯回其生。仲景東垣丹溪諸君子創法立方所向輒神奇爲世司命豈偶然也者。昔范希文先生方爲諸生時每念不爲宰相則爲良醫取其救濟之功等也。庸夫俗子目不睹軒轅靈樞之秘心不存救人濟物之思不察症候不嘗藥性不考方書屑屑然規尺寸之利自肥因而誑誤傷殘於人者不可更僕算。真天地間大罪人也。嗟嗟安得飲池水參天地之和具神奇之術者與之辨醫哉。

西伯陰行善

史稱西伯陰行善不知者謂西伯陰欲行善以自悅於民。此似陳氏厚施於國矣。大非也。其知者以爲西伯恐紂知之不得行善政。迺陰行之。此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亦非也。

蓋伯常獻洛西以乞免炮烙矣。此一舉也。天下盡知之。誰不荷伯者而紂之虐益皎然於天下。伯之心不安也。既不忍稔紂之惡。又不能隱紂之惡處。無可柰何之地。而其心未嘗旦夕忘商。故以念吾躬商臣也。吾職商政也。爲商臣代商政。使天下知商家有善政而不知恩自我出。庶幾哉。天下怨紂之心未甚。叛商之心未決。而商先王之宗祀可延也。伯之所謂陰者。非恐紂知之。恐天下知之耳。恐天下知之者。恐天下德我而讐紂附我而去商。蓋純聖之心。惟伯自知之。惟天地鬼神知之。豈特不求人知且也。嘗恐人知矣。夫是以名之曰陰也。或曰千古而遙。子何以洞伯之心。亦有所本乎。曰善則歸君。過則歸已。經言伯矣。又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韓子亦嘗言之矣。此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

以呂易羸

余聞周太史伯曰。秦嬴姓。伯益之後。必有興者。夫既以益報。何以呂爲耶。始皇期年。廼育。蓋經於盪腸矣。豈翟賈之所能爲。其爲莊襄子明也。劇秦者。喜稱易嬴。爲秦暴已甚。舉世皆願促之。而况得一端焉。其何辭於天下之口。而要之非其實也。或曰。史稱知其有娠者。非歟。嗟乎。此非天下之言也。不常之言也。史臣不諒。而遂信之乎。夫異人既歿。太后又其所狎。不常卽自知政。

非已出。而故竊敗焉。以號於天下。曰真吾子也。誰則辨之。因以縻少主之心。得肆志窮慾。享河南十萬戶之奉。是貨之利。孰有奇於是者。而不常肯自別白哉。吾聞始皇之言曰。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卒令徒蜀以歿。政雖豺狼。嘗躬迎其母。不絕人子心矣。豈至食厥父哉。諒之真矣。

四皓

或謂四皓誠高品。則難以招至。且云衣冠甚備。

四皓亦何藉此爲耶。必良因帝素所畏敬。飾此四人以見帝也。願爲太子歿。其言近脇。亦子房教之也。或曰。他人做四皓。不得曰。陽武力士良。方隱約時。尚能募之。况此時乎。又曰。如是安得。後日不露曰。始皇大索十日。曾得一人乎。卽此。可以知四皓矣。第子房迹似任俠。而事則正大。或除殘賊。或植國本。無非美事。所以千古原心。不加桎梏耳。不然。以盜擊主。以臣欺君。以子術。

父世以子房爲何如人

漢文帝宋孝宗

漢文帝誅薄昭。知有法而不知有母也。宋孝宗復賊吏。知有父而不知有法也。而要之於道。皆未盡善也。蓋三尺者。天下公器。父母者。人心至情。法搖不可以爲君。情滅不可以爲子。權而得其中。可也是。故昭不可縱也。竄之遠。喬苟活之。以慰母心。可也。賊吏不可復居人上也。賚之金。

帛薄示之以承父志可也。而誅之。而復之。直者傷情。曲者撓法。聖人不必如是也。或者曰。漢文自有深意焉。以爲吾高帝側室子。太后之貴。非自高帝始也。於已則親。於高帝則卑也。而况太后之兄弟。可爲我。而觸高帝法乎。失此弗理。後者何極。是漢家制度。因我入而亂也。是故誅之。以謝高廟神靈。且以治天下也。吾爲先帝受忍。名不敢避也。是又一道也。

趙蓋韓楊功罪

漢宣時趙京兆廣漢。蓋司隸寬饒。韓馮翊延壽。楊光祿。憚四臣不以令成。議者悉詰竄帝。余則曰。不然。自有等也。廣漢以私怨殺男子。榮畜非法也。然不以殺婢脇宰相。未必死也。死之日。守關號泣。願代之。僂者至數萬人。且曰。留之。牧養小民。則廣漢之所摧拆者。權路耳。疇不稱人傑哉。是罪不掩功也。延壽責躬。則閉閣思過。化民

則二十四縣不敢言辭訟不賢而能之乎特以
放散官錢忤訐蕭望之遣御史按驗文法吏承
望風旨鼓弄刀筆以曖昧僭逾尚方等事坐令
棄市百姓莫不流涕是罪輕於廣漢而功又倍
之者乎寬饒嘗有拊循士卒之恩至其刑人法
律之說尤其切當然傳賢之疏顯似求禪無人
臣禮自到北闕下非帝意也何足深惜惲性刻
害好發人隱伏其心術慄險賢者固如是乎甚

也於王上不敬出語悖逆戴長樂之言或未足
信於定國之奏豈有寬乎帝猶然薄治之免爲
庶人顧不幸哉迺恣睢里閭肆爲怨讟南山之
喻以臣風君縣官之譏以下訕上如此不誅亦
哀平之世耳其三尺之謂何說者以惲而列於
四人之中共成一代枉獄非也是故論四臣之
功延壽最多廣漢次之寬饒又次之律四臣之
罪楊惲最多寬饒次之廣漢又次之恤四臣之

歿○延○壽○最○寬○廣○漢○次○之○楊○惲○最○當○寬○饒○次○之○秉
法○者○不○可○拘○持○成○案○而○槩○恕○乎○其○臣○尚○論○者○不
可○因○仍○舊○說○而○盡○尤○乎○其○主○

雲長大節

昔○潘○氏○稱○秉○燭○達○旦○爲○雲○長○之○大○節○噫○此○小○之
乎○豈○雲○長○者○哉○夫○雲○長○之○於○玄○德○也○義○爲○君○臣
恩○同○手○足○則○視○玄○德○后○其○尊○國○母○也○其○親○丘○嫂
也○瀆○倫○亂○常○此○犬○豕○之○跡○卽○鄉○黨○自○好○者○且○羞

染○之○雲○長○何○如○人○哉○蓋○千○古○烈○傑○也○豈○瞞○虜○所
能○黷○黷○哉○秉○燭○達○旦○乃○所○以○破○奸○夫○之○膽○而○示
吾○之○不○可○寵○絡○其○凜○凜○節○氣○胡○待○一○燭○之○光○而
後○照○哉○故○潘○氏○之○論○小○雲○長○矣○然○則○公○之○大○節
也○何○居○曰○生○歿○不○負○玄○德○終○始○欲○爲○漢○臣○此○所
謂○雲○長○之○大○節○也○

王安石

王○安○石○清○介○皎○潔○比○韓○范○富○歐○特○甚○其○立○行○素

有所不爲。其立志蓋欲大有所爲。將使四海之
多事。以一人任之。萬世之業。以一時創之。非不
遠然品也。直以執拗一偏。有悻悻之私。而無休
休之量。又以新法初出。順之者寡。拂之者多。苟
得一人焉。順之。遂引之。以爲心膂。而不知順者
悉僉壬之夫。非欲順安石。而有爲於天下也。直
欲藉此。以售其惡。而顯其身。肥其家耳。此其弟
安國亦勸其兄。以遠佞人也。安石自信自用。不

以人言爲慮。卒致天下洶洶。視新法若湯火。然
而小人迭進。流毒無窮。此僉壬誤安石。安石亦
自誤。而至於誤神宗。誤天下耳。當時陳說於神
宗之前者。鍼灼不中。安石病竅。嘵嘵然動輒指
安石爲奸邪。匪安石之心。不服。而神宗之寵任
徒益之。渥耳。雖然。傾心好治。若神宗實心求治。
若安石。悉意委信。若神宗。殫意仰承。若安石。君
臣之間。千古一會。不惟無濟於世。且也亂之。豈

天未欲平治天下耶。大都起於安石自用自信之害也。大臣自用自信。雖有爲之志。而其毒至是。此古大臣獨貴乎休休之量。而他技不稱焉。

